

艾蕪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BZ/
4440

艾蕪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211

字數 243000

艾蕪短篇小說集

著 者 艾 蕪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25000
定價 10,0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作者從少年時代就經歷着長期的流浪與勞動生活，本書是他在一九三一—一九四八年所寫的作品選集，有力地描繪了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軍閥、地主階級殘酷的壓榨之下，西南邊遠地區的農村和南洋殖民地中中國勞動人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奮鬥的面貌。

序

年輕時候，五四運動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小學生，在四川新繁縣的高級小學讀書，看報紙和雜誌的能力很低，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却有一股勇氣，也可說是傻氣吧，總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國』來讀，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費多少力量。而且一了解了，即使是了解錯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就想變成行動。看了蔡元培的『勞工神聖』的文章，寒暑假回家的時候，就不要人挑衣箱被包，甘願自己拿肩膀去承担起，辛苦走二十里路，覺得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儘管國文老師要學生做文言文，但我不顧他的反對，偏要寫白話文去繳卷。另外，則又起了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想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去讀書，尤其想進北京大學。不管作得到作不到，這個美夢一直作得很香的。

我的父親把祖父分給他的十多畝田都賣了，專靠教初級小學每月得來的八元錢來養家，哪能供給一個兒子讀大學？中學都不可能！幸好公費的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幫助了我，但這個學校並不使我滿意，因為那裏面連新潮流的一點泡沫都找不着。而且讀大學的美夢也漸自破滅了，主要是認清了經濟上實在不可能。但我的勇氣和傻氣，反而有增無已。我要憑我的雙手，我的勞力走到世界上。就由於這種對勞工神聖的簡單認識，並相信半工半讀可以作到，便用一種豪爽和愉快的心情，坦然接受着一個勞動者在舊社會裏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難。我六年沒有同我家通過信，也沒有和同學通過信，我決心跟我那出身的社會割斷了聯繫，就這樣投進了人生的大海。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落在雲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這是我最難忘的一

課，也是任何大學所不能授予的一課。但我把這一課寫成文字的時候，已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了。因爲一九二五年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作文學工作者，只想在那個叫人活不下去的社會裏頑強地生活下去，並要工作、讀書、學習，把社會當成一個大學。

我在雲南昆明的紅十字會作過一年半的雜役。在雲南西部的羣山中流浪過一個時期。在滇緬界上山頭族人居住的山——一般漢人把它叫作野人山——裏，替路邊漢人開設的馬店打掃過五個月的馬糞。在緬甸仰光幫中國和尚煮過一個時期的飯。又流浪到過馬來亞和新加坡。我最初寫作的材料，就從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生活裏汲取來的。

選在這個集子裏的短篇，都是一九三一年以後寫成的。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即在流浪期間也偷閒寫過新詩和小說。在昆明的文藝刊物上發表過作品。在仰光無以爲生的時候，也靠投稿到華僑報紙的副刊上生活過一個時期。這也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深深愛好白話文學，即在無法寫作的條件下，也忍不住不寫。我記得在山頭族居住的山中，結束了五個月的辛苦工作，走下緬甸的八莫平原，住在伊洛瓦底江邊一家苦力店裏的時候，晚上點起一枝蠟燭，就伏在地板上，高高興興地寫起新詩來了。這是流浪期間最難忘的一夜，也是最快樂的一夜。

年輕時候，真是有着無窮無盡的勇氣。我現在還要保持那種勇氣，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歡欣鼓舞地來迎接這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並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體驗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文藝來表現我們偉大的、建設新中國的勞動人民。

目次

序	一
人生哲學的一課	二
夥伴	三
山峽中	四
左手行禮的兵士	五
歐洲的風	六
瞎子客店	七
海島上	八
印度洋風土畫	九
榮歸	一〇
烏鴉之歌	一一
意外	一二
紡車復活的時候	一三
回家	一四
手	一五

CAB 08/01

都市的憂鬱·····	二〇八
石青嫂子·····	三九
流離·····	二四六
暮夜行·····	二五〇

人生哲學的一課

一 賣草鞋碰了壁

昆明這都市，罩着淡黃的斜陽，伏在峯巒圍繞的平原裏，彷彿發着寂寞的微笑。

從遠山峯裏下來的我，右手挾個小小的包袱，在淡黃光禿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踽踽。

這時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殘酷的異鄉的秋天。

雖然昨夜在山裏人家用完了最後的一文錢，但這一夜的下宿處，總得設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結果將會怎樣，目前是暫時不用想像。

鋪面賣茶的一家雞毛店[●]裏，我從容不迫地走了進去。

把包袱寄在櫃上，由閃有小聰明眼光的么廝[●]使着欺負鄉下人的臉色，引我到陰暗暗的一間小房裏。這裏面只放一張床，床上一捲骯髒的鋪蓋，包着一個白晝睡覺的人，長髮兩寸的頭，露在外面。

么廝呼喝一聲：『喂！』

那一捲由白變黃以至於污黑的鋪蓋，蠕動了幾下，伸出一張尖下巴的黃臉，且抬了起來，把兩

● 雞毛店是一種很小的客店。

● 么廝是對茶房夥計的稱呼。

角略現紅絲含着眼屎的眼睛張着，不高興地望望么廝的臉，又移射着我。

『你們倆一床睡！』么廝手一舉，發出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聲，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黃臉，沒入鋪蓋捲了。

我無可奈何地在床邊坐下。

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於我並不覺得詫異。我在雲南東部山裏漂泊時，好些晚上都得有聞不識者足臭的機會。如今是見慣不驚了。

屋裏，比初進去時，明亮些了。

給煙薰黃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寫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門人未帶家眷……』這一類的詩句，就並不少。但我一天來沒有吃飯，實在提不起閒情逸致來嘆賞這些吃飽飯的人所作的好東西。

我得去找點塞肚皮的，但怎樣找，却還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罷了。

我到街上亂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戰線上退下來的兵。

飯館子小菜下鍋的聲音，油煙播到街頭的濃味，誘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兩舐，雖然我的眼睛早就準備着，不朝那掛有牛肉豬肉的鋪面瞧。

這時我的慾望並不大，吃三個燒餅，或者一堆乾胡豆，儘夠了。

我緩緩地順着街邊走，向着那些夥計匆匆忙忙正做麵餅的鋪面，以及老太太婆帶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攤子，溜着老鷹似的眼睛。喉頭不時冒出饒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個燒餅的故事，閃電般地掠上我的心頭。

是這樣：他，一個襤褸的叫化子，餓急了，跳到燒餅攤前，搶着兩三個冷硬的燒餅，轉身就跑，連忙大口地咬，拼命哽下。等老板捏着趕麵棒氣呼呼地打來時，他已三口吃完了一個。

這故事在我的心裏誘起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個冷燒餅的本事麼？』

另一種悲涼地答道：『沒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沒有？那就活該捱餓！』

吃了飯沒錢會賬的漢子，給店主人弄來頭頂板凳當街示衆的事，也回憶起了，地點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對待一個白吃的客人，是採怎樣的手段，想來總不是輕易放走的吧。

肚子裏時而發着咆哮聲，簡直是在威逼我。腦裏也打算亂來這麼一下：做個很氣派的風度，拐着八字足足走進飯館，揀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帶點鼻音叫旁邊侍候的夥計，來肥肉湯一大碗，乾牛肉一大盤，辣椒醬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飽吃一頓。

然而，料到那飯後不輕的處罰，可就難受。

只有找點東西賣了。賣東西，就很生問題，包袱還放在櫃上，要當老板面前取出東西賣，似覺不妥，這非晚上再爲設法不行。而且，可賣的東西，除了身上的毛藍布衫子外，包袱裏的衣褲，都是髒的，有的甚至已脫了一兩個鈕扣。給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墊尿布，倒滿有資格，要別人買來穿，那就全不可能。至於書，雖有兩三本，可是邊角通捲起了，很壞。當然那些殘書攤的老頭兒，看見了，便會擺手不要的。總之，就我的全部所有，變賣不出一文錢來。

一面走，一面思索，腦子簡直弄昏了。

直到簷頭河也似的天空漸漸轉成深藍，都市的大街全換上了輝煌的新裝時，我才轉回店裏。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飯。我連忙背着燈光，又吞了幾口饑水。

託詞取得了包袱之後，拿到小房間裏打開看。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黃臉尖下巴人，早已溜出

去了。包袱裏找得一雙精緻的草鞋，細絨繩作的絆結，滿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這一個多月的山路，全憑兩隻赤裸裸的足板走。因為着布鞋，鞋容易爛，經濟上划算不來。着草鞋，倒是便宜，但會磨爛足皮，走路更痛得難忍。因此，在昭通買好的一雙草鞋，就躲在我包袱裏，跟我走了兩三千里的路。這在當時是可以帶也可以丟棄的東西，料不到如今會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財產。拿到十字街頭去拍賣吧，馬上心裏快活起來了。

草鞋塞在褲襠裏，滿神氣地，又像作賊一般逃出店外。在街燈照不到的地方，看看兩頭沒有警察的影子，便忙從褲襠裏取了出來。擺出做生意人的正經嘴臉，把貨拿到燈光燦爛的街上，去找主顧。

立刻想着：這該怎樣措詞，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僅僅拍賣一雙，價錢上不致折本呢？

這簡直是一般的原則：貨在商人店裏，貴得如同寶貝，真是言不二價的；等落到我手中，而要拍賣的時候，雖然你並不會用過，可那價錢就照例減少一半。這雙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頭標賣，準於虧本了，還說什麼呢？然而，我不能聽其得着自然結下的局面，我得弄點小聰明，就是裝假也不要緊。真的，爲了必須生存下去，連賊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到非餓死不可的時候。圍繞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容不下一個處處露出本來面目的好人。真誠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話，那須要另一個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進店時就向店老板申明，來的我正飢餓着，店賬毫沒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邊吃警察的棒了。

依據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販攤邊休息着的黃包車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們要草鞋麼？新從昭通帶來一挑，這是一雙樣子，看！要不要？』

黃包車夫一個個把草鞋接遞着，在小販攤邊的臭油燈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個有經驗的老板樣，觀察着顧主們的神色。

一個喜愛地說：『這太貴了！』

一個擺擺短髭的下巴道：『不經穿哪！』

一個悠然自足地說：『還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

這行市，實在太壞，我有點着急了。忽然那賣花生胡豆的小販，問我的價：『一雙多少錢？』
『你要買幾雙？』作得真像賣過幾百雙草鞋似的樣子問，『多，價錢就讓一點。只買一雙，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這個價錢買的，並不心狠，本想喊高一點，又怕失去這位好主顧。

『嚇，再添一點錢，就够買一雙布鞋了！哪有這樣貴？』小販就裝着不看貨了，另把眼光射在攤子上，似乎在默數花生胡豆的堆數。

我抓着草鞋給他看，說：『看，這是昭通草鞋哪！』其實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別於昆明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裝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說話。

『不管你什麼昭通來的，草鞋總是草鞋，不像蛋會變雞嘞！』小販微微地歪着嘴譏諷我起來了。

我的臉，不知怎的，登時紅了，氣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兩百文！賣嗎？』他突然還我一個價錢。

『三百五！』我掉頭答，足放鬆一點。

『一個添，一個讓，二百五。』一個黃包車夫打總成。

『就是他說的好了！』小販高聲叫着，我站住了。

『三百！一個也不少！』堅持我的價錢。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轉，找了一大批主顧：黃包車夫、脚夫、小販、小夥計。像留聲機器把話重說了

許多次：「挑草鞋……樣子一雙……買得多就減價。然而，結果糟糕得很，不是還價一百六，就是一百八，彷彿他們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賣了草鞋才吃飯的。」

我沒有好辦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這賣花生胡豆的小販，由二百五的價錢賣出。但他却拿出不擺不吃的嘴臉，鼻子裏哼哼地應我。大概我剛才掛的假面孔，已給窘迫的神氣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裝模做樣。最後，他才「唔」的一聲說：『不要！這草鞋不經穿哪！』

這真是碰了一個很響的壁囉，我掉身就跑。

『好！兩百，兩百！』他又這樣抓住了我。

這一聲是實際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這二十文之於此時此地的我，價值是大到無可比擬。於是我就賣給他了。

醬黃色的銅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數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個。我小心得很，又把銅板一個一個地擲在階石上，聽聽有沒有啞板子，——這舉動，全不像一個販賣一挑貨物的商人，但我已顧不到這些。

同時側邊的黃包車夫說：『呵，兩百文一雙，那我們也要了。再去拿幾雙來！』

『不賣了，不賣了！』我有點氣。但這氣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裏放了十個銀元，歡愉在我的唇邊顫動。

我走進一家燒餅店，把十個銅板握在左手裏，右手伸出去選那大一點的燒餅；一面問着價錢。綁着洋麵口袋改成圍腰的夥計回答：

『一個銅板一個！』

我想着用當二十的銅板，當然可買兩個了。便噠的一聲丟了一個在攤上，兩個黃黃的熱燒餅便握在我的手裏了，正動身要走，夥計叫起來了：

『喂，還要一個銅板！』

『嗯，你說的一個銅板一個餅，是當十的銅板，還是當二十的？』我詫異地問。

『全城都沒有當十的銅板了！』夥計的聲音已放低，似乎業已悟出我是遠鄉的人。

再丟下一個銅板之後，對於現存的財產，就沒有剛才那麼樂觀了。

我走到燈光暗淡的階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燒餅。

昆明初秋的涼意，隨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頭一個餅，連我也不明白是怎樣哽完了的。第二個，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從餅心裏溢出來的熱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還渴想要，覺得有點不對。像慳吝老頭子警告放浪兒子那樣的心情，竟也有了。

終於忍不住，後來又去另一家店裏買一個。全部的財產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還沒有飽。不過，人是恢復元氣了。

有了元氣的我，就走進夜的都市的腹心，領略異地的新鮮的情調，一面還伸出舌頭去舐舐嘴角上的燒餅屑。

滇越鐵路這條大動脈，不斷地注射着法國血、英國血……把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國都市，出落成一個標緻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懷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兒：從洋貨店裏出來的肉圓子，踏着人力車上的鈴子，啞啞啞地馳在花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覺得歡樂的地方去。那些對着輝煌的酒店，熱鬧的飯館，投着飢餓眼光的人，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遇着。賣麵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雲南聲調，寂寞地走在人叢中，不時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擁有七個銅板的財產，在各街閒遊，彷彿我還不算得怎樣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邊吸煙。他對我投一個溫和的眼光；同時一枝

煙，很有禮貌地送在我的手頭。我望見他遞給煙枝的手頸，密散着黑頂的紅點，登時使我怕起來了。『呵呀，今晚要同一個生疳瘡的人睡，怎了得！』這由心裏彈出的聲音，幸好忍在唇邊了，我才仍然有禮貌地把煙枝退還。當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時候，我周身的皮子，也忽地發着癢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換房間，他却白着眼睛給我一個乾脆的拒絕。

同我睡的夥伴，是終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足板……我憎惡着，恐懼着，昏昏迷迷地度了一個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黃包車也不成

走到黃包車行的門前，就把腰幹伸直，拿出一點尙武精神來：總之，要在車行老板的面前，給他一個並非病弱的印象。同時，覺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兩隻足幹，只要拉起褲腳給他看，包會認為滿意的。在學校的期間，我愛踢足球，近來又幾乎走了兩個月的山路，足腿實在發育得很健全的。

見着戴瓜皮帽的經理，向他用嫵婉的語氣說明來意之後，便又急促地問了一句：

『我這樣的身體，也可以拉黃包車麼？』

『怎麼不可以？你來拉最合適了！』他發出鼻子壅塞的澀音，咳嗽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歲的孩子，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都還拉車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擔憂着我的病色的臉，會生出別的問題。如果他斜着白眼說『你不行』，我的手就預備着拉起褲腳，亮出足腿，作最後爭辯的保證的。料不到結果如此之佳，自然，心裏就很快樂。

『你認識街道麼？這倒很——』漲紅了臉，又咳嗽了幾下，『很要緊的！』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難題，使我有點費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氣，『認識的。』

『真的麼？』見我回答得很勉強，自然懷疑了。

『不認識街道，我敢拉車麼？』飢餓的威脅，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對！那就很好！』他取出屬於賬簿那類的龐大的書。提起筆，把我報告給他的姓名、年齡、籍貫，全錄了上去。隨即眼裏射出一線狡猾的光芒，十分鄭重地說：

『車租一天一元哪！』擰了一下清鼻涕，粘在兩根指頭上的滑膩東西，就從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這也不打緊，多跑幾條街，什麼錢都賺回來了。還有，客人給你車錢，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說：「先生，添一點！」我告訴你，這就是找錢的法寶！』

『車租可以少點麼？』這一天一元的租錢，確實嚇着我了。

『這是一定的規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絕路的生命延續下去，目前的敲詐和苛待，就暫時全不管了。

『呵，誰保你？是哪一家鋪子？』他在勝利之後，得意地問。

『呵，我沒有鋪保哪！』我有點驚惶了。

『哼，鋪保也沒有找着，就來拉車麼？小夥子，你怎麼不先打聽打聽哪？』

『實在找不着鋪保，沒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麼？什麼？找不着鋪保！』眼睛立刻睜得大大的，很詫異，一定在腦裏把我推測成一個歹人吧？他漲紅了臉，咳嗽了幾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擺手，頭轉向另一邊。

我慚愧地退了出去。門外初秋早上的陽光，抹在我頹然的臉上。市聲在一碧無雲的天空下面，